



江花

城市山林

08

庄泉路的化茧成蝶

■ 文/朱国相

上月初,我远在河北保定的军校同学打来电话,说要再到镇江玩玩。我说,“想来就来呗,还打电话干吗?”同学笑了一阵,神秘兮兮地问了一句,“哎,你门前那条路修好了没?”我故作生气地说,“你怎么老问这个事啊?”电话那头回道,“问问,就是问问。这不十年了吗?”

是的,十年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十年前的事,就像昨天一样,令我惊恐万状。

十年前的八月初,我的这个同学第一次来镇江旅游,我当然得尽地主之谊。好吃好喝必不可少,在镇江城区逛逛也是题中之意。而逛街溜达除了步行,骑车则是最为便捷的出行方式了。

这天是周六。我给电动车打了气,同学就坐在电动车的后座(那时没有戴头盔和禁止带人之说),从南山附近的我家出发,向万达方向而行。那时的庄泉路,是双向四车道的马路,马路两边,是一块块小方砖铺成的人行道,没有非机动车道。因此,我骑电动车,有两条路可选,要么人行道,要么马路快车道。我当然选择骑行在人行道上,尽管颠簸,但觉得安全。

过南山华庭小区门前庄泉路与南山路交叉口,我只能上快

车道。因为此段快车道旁边的人行道没开通,原本应该是人行道的位置被一堵破围墙和土坡占据。堵塞的道路其实不长,仅六七十米。但是这段“肠梗阻”,使人行道丧失了功能。经过此处的自行车、电动车、三轮车和行人,都只能在这里并入快车道,与汽车并道而行。单向的两车道,此时实际上留给汽车的,就只有一条车道。但仅仅是这一条车道,还时常被一些车速较快的电动车占领,搞的这段路上的汽车喇叭鸣叫不止。尽管路边就是学校和居民区,但悬挂在头上的禁鸣标志形同虚设。这一地段的交通,时常险象环生,附近居民无不提心吊胆。

说实话,我当时骑车带人也战战兢兢。路过这个“危险地带”,后面还带着“省际友人”,不得不小心翼翼。我观察到,左边道上的小车“嗖嗖”穿过,后面的公交车亦步亦趋。我仿佛听到了公交车上乘客埋怨我们挡道的声音,我不想成为大家埋怨的对象。于是加快了速度,想尽快地从面前的红绿灯位置冲过去,因为绿灯已“眨眼”,还剩三秒。

就在我转动调速柄,过了斑马线,准备往前冲的时候,只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我的电动车

头猛然一个转向,我从座位上弹跳而起,向前踉踉跄跄跑去,身后“哎呀”的声音和刺耳的刹车声骤然响起。我向前跌跌撞撞地跑了十多米,好不容易站稳回身,只见公交车停在斑马线上,离公交车不足三米的地上,我的同学歪坐在那里大口喘气,而我的电动车则斜卧在距同学不足一米的地方,后轮胎已有一处张开“嘴巴”。我把同学扶起,一身冷汗的我们相互打量。扭扭脖子伸伸腿,甩甩膀子弯弯腰。还好还好,谢天谢地,车爆胎,人无恙。

事后分析,这是我骑车速度相对较慢,与人奔跑的速度差不多,爆胎后的我们反应才跟得上。不然的话,后果不堪设想。同学提前结束了在镇江的观光,返回保定。临行前,他还心有余悸,对我说,今后“那段路可要小心啊”!

从此,这段路成为我的“心路”——揪心的路。电动车我尽量不骑,开汽车则不超过40公里/小时,步行则绕到对过的人行道。此后,我在这里也时常见到电动车与汽车、汽车与汽车间的磕磕碰碰,为仍然小心翼翼穿行在这段路上的人们捏一把汗。我总在想,这什么时候才是

个头呢?这段“肠梗阻”,真的没人管吗?

今年五月,庄泉路终于动工改造。主要是把原来的人行道,改建成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。更重要的是,把“肠梗阻”打通,彻底地使这条路功能清晰、道路通畅。七月下旬,庄泉路南山华庭小区段两侧改非项目完成。黑色柏油的非机动车道与灰色水泥的人行道并行而行,由北向南,与南徐大道融为一体。近在咫尺的南山,把改造后的庄泉路映衬得清秀脱俗,而道路西侧的商务区,更使庄泉路平添了几分庄重典雅。汽车、电动车、行人各行其道,交通流畅,秩序井然。

电话后没几天,我的这位保定同学来到了镇江。看到市行政中心附近不少路段都在施工,看到庄泉路中段“肠梗阻路”正在疏通,同学给予了积极评价。我对同学说,就像正在用心建设的道路一样,镇江,会更好的!

作者自述

朱国相 阅读写作,不亦乐乎。

昨日的校园食堂

■ 文/孙建平

家里的饭桌上,经常会说到和学校食堂有关的话题。每次说,我都会想起以前经历过的一些校园食堂。我的理解,食堂也是历史,记录我们的过去和人生,还有对于生活的感激。

我最初知道食堂,是在读初中、高中的时候,食堂是学校的食堂。我家住在集镇上,每天都是回家吃午饭,所以不需要吃食堂。初二那年,我在学校食堂吃过一餐晚饭,印象深刻。那段时间,学校排练文艺节目,在公社影剧院演出。演出那天,学校要求我们“演员”在学校食堂吃晚饭,然后一起化装去影剧院。那天,我从家里带了一只铝制饭盒,里面除了白米,母亲还放了几片咸肉。那时,吃白米饭很奢侈,吃肉更加奢侈。时间过去了几十年,我至今记得那次晚饭的味道,以后好像再没吃过那样的美味。

那时的食堂,为教师准备午饭。饭是白米饭,菜有荤菜和素菜各一种,另外还有汤。教师来学校时,要先去食堂挂上自己中午要吃的菜的牌子,荤菜素菜自己选。食堂根据教师的选择确定好荤菜素菜份数,再去菜场买了回来做。做好了,一份一碗打好放在食堂的案板上,教师下课了,吃饭时自己来食堂取。我的一位老师,家里生活比较困难,有时他的午饭就是一碗米饭,再加4分钱一碗的青菜汤。读高中

时,班上一位同学住宿,他在食堂吃饭,我就很羡慕。我那时是走读生,回家吃饭,午饭以菜粥和菜面为主,很少能够吃到米饭。这位同学在食堂吃饭,除了饭盒蒸饭外,菜大概也就是烧青菜为主。有一次下课的时候,这位同学去宿舍,将中午没有吃完的饭再吃下去,冷饭,冷青菜,我在旁边看了,就很羡慕,心想,有白米饭吃,有青菜汤泡饭,多好的日子啊!

高中毕业后,我去离家百里远的一个公社做代课教师,先后去了3所小学,有H小学,C小学,L小学。在这几所学校,也都有一些和食堂有关的故事。

H小学有五位教师,住校的是三四位,我们就在学校食堂吃饭。一日三餐,早饭和晚饭是单纯的稀饭,午饭是白米饭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我过起了每天都可以吃白米干饭的日子,那种感觉,非常幸福。小学地处乡村,距离集镇大概有10里地。那时没有上菜场买菜的概念,我们的三餐,都是极其简单的饭食。早晚稀饭不说了,午饭的菜,也都是以地里种的蔬菜为主,且以青菜为多。有的时候,食堂会买点百叶、豆腐和青菜烧,这对我们,就已经是非常隆重的了。我在那里的半年时间,感觉就没有吃过鱼、肉和鸡蛋,但也从来没有不快乐的感觉。那个年代,有

碗干饭吃,有点青菜下饭,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,遑论其他。

C小学也是五六个教师,住校教师是三人。周末本地二位教师回家,学校就我一个人。学校在外村请了一位老人来做饭。和在H小学一样,午饭大多数时间就是一碗烧青菜,冬天是烧咸菜。有的时候,我会去镇上买菜。所谓买菜,其实也都是蔬菜,有青菜,有芹菜,而鱼、肉、鸡蛋之类是根本没有的。C小学距离镇子也是10里地,我都是步行来回,来去一趟,要走20里地,花费半天多时间。学校旁边有块菜地,我们自己种菜吃。记忆里,给我们烧饭的老人做得最多的菜,是青菜烧芹菜。老人把青菜洗好,芹菜洗好,切成段,一起放在冷锅里,再放点油,放点盐,盖上锅盖,就烧水煮。煮好了,掀开锅盖翻一下,就装碗上桌了。我至今也想不通的,是青菜烧芹菜这样的搭配,还有这样的做法,但在当时,我们吃得挺香。周末,我一个人在学校,就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,饭菜自然也是极其简单。时间过去了几十年,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情景:在学校最东边的那间厨房里,我一个人坐在灶边,烧起火来,在大锅里做我的一日三餐。那一年,我19岁。

L小学在L村。学校有六七个教师,以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

为主,平时住校的,就我和校长两人。周末校长要回家,学校就留我一个人。食堂在学校北面一幢屋子的最西边的一间房里,室外有一块菜地,我们吃的菜,主要就是那块地里长的。我们在菜地里种了不少菜,以青菜为主,还有辣椒、茄子等。和在其他两所学校一样,早晚是稀饭,没有任何点心,午饭是干饭,菜以青菜为主,偶有豆腐、百叶。菜里的油水很少,也没有味精、胡椒等任何调味品。校长是公办教师,每月有四两油的计划。我是代课教师,没有油计划,只是每次回家的时候,带一点熬好的猪油来。学校里也没有厨师,饭菜就是我和校长轮流做。现在都可以想见我们做的饭菜的味道,放在今天,一定难以下咽,但在那个时候,能够饱腹,已足够满足。

昨日食堂,饭菜极简,却给我留下许多温暖的回忆。现在,每当饭桌上聊起相关话题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往日的那些岁月静好。

作者自述

孙建平 中学语文教师,市作家协会会员。喜欢纪实文字,题材涵盖杏坛故事、往事追忆、读书杂记、生活点滴等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胡骏
校对 陈乐